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八

政教

吏治下

蕭山　朱槿

請扶塞務空虛迴驛站　王杰

陳直省積弊　賈允升

請免緒查直省陋規　孫玉庭

整飭州縣五事 嘉慶五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王萩跪

奏為請飭親民之官以重吏治以厚民生事。伏思切近百姓者莫如州縣，州縣得人則地方治而民受其惠；若州縣不肖則訟多廢弛，而百姓受朘削之苦。故州縣者吏治民生之根本也。自去歲以來，督撫司道咸知謹凜。近又

特降

諭旨，令外直省甄別知府，諭以知府公廉則州縣賢否云雖主稿，但州縣缺多既多，流品淆雜，賢不肖錯雜其間，一時殊難整頓。臣再四思維，擇其急需釐剔者五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從前州縣虧空往往以餘羨及餽送為名挾制上司虧空愈多則上司徇之愈厚近來特按數令州縣附隨時彌補不肖州縣遂又以此為名百端婪索上司莫及彌補由來始察究之一旦離任不將從前之虧空依然并於原數之外復有加增以肥囊橐上司既已姑息於前但求早了為福莫不抑令後任出結後任接手仍致前任之虧為彼彌補虧空之名為害甚大應請

勅下督撫飭諭該州縣等各矢天良力行節儉虧空皆然日少一日如有陽奉陰違仍復藉端漁利及於原數之外

滋事紫照者，即行查究治罪，若能盡力救人，則民依為
望，快改矣。
刑驗屢難，賠患最為可恨。近年以來，每多捏造，借端斂錢，
大抵為演劇賽會，甘為此中漁利起見，偶有紳衿呈官請
禁，或為婦拿訪聞飭禁，並與紳衿爲仇，挾恨往報，散黨
擁至紳衿家中，小則打傷什物，大則拆毀房屋，甚至白
晝於城市之中，連打十數家者，當其洶湧之時，地方官
恐生他變，勢難救護，乃為後患，官往往規避，要多置之
不問，以致刁風日長，毫無忌憚。查從前閩省械鬥，皆由地
方官視為利藪，以械鬥案為豐年，尤為歡喜，積漸

使然，遂至不可禁止。今悦桂聚衆滋事，若不早為查禁，將來殊與國禁臣畏外省積習牢不可破，若再疏懈，防變多，勢必肆飾觀表，應請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地方官查當時不能禁止，而事後能不動聲色，拿獲衆犯者，免其置議，如置之不問，經上司訪聞，或別經發覺，即行加等治罪。於此庶地方官知所儆惕，不致貽將來之患矣。

州縣聲名好醜，出自輿情，無容勉強，乃有交結紳衿，出於做作者，已屬可笑，更有一種州縣，探赴上司，欲行參劾，賄買耆老多人，於上司前具呈，反言開欵，題陞，乞借俾借題，並公正廉明之特振，不為所惑，此等巧詐，已出意料之外，又有

勅下

一種州縣官,知民情不甚愛戴,於去官之時,潜令衙役人等,刊刻傳單,編行粘貼,單中開說本官清廉辦公,竭職欲自告病,我等務必赴上司請留,潜令官親幕友揭取此單到處傳播,一思戀缺,一望還官,念偽居心,殊屬無恥,應請

勅下各督撫,通行此等呈詞傳單,務加嚴密訪察,不得絲毫容隱,即行究辦,庶幾懲一儆百,而巧偽之風消息矣。

川楚例捐納人員,揀發各省者,知縣一項居多,此項捐納之人,未必皆身家殷實,大抵官親幕友之屬,並有一種家無儋石之人,多要借貸報捐,知縣等人,類皆伶俐機巧,貌似良才,揣其居心,實與商賈無異,一經得缺,便當川

[illegible]

叛弟去子付乙已能占益查大挑舉人當者准名躋推就

別補用於應請

旨允捐納知縣

命該督撫加倍留心察看所應補一字二字等缺或應改補佐

雜及勒令告病之員若照大挑舉人例辦理以昭平允

州縣官因公降革例准捐復但此項人員因公獲咎者固

多往往有貪贓不法聲名狼藉上司一時失於覺察及至

被人訐參劾又恐自干吏議不得已避重就輕擇一因公

案件

奏請降革及捐復之後或仍發原省嗣後捐復加結息或改

並他省，賢否未從遽知，且既已出資指復，補官之後，若先
並無取償，故此項人員操守最不可信，實與捐納出身無
異。應請
敕下各督撫，遇指復該省者，宜細加密訪，倘灼知其從前居官
平常者，即行勒令休致，不必更俟委署地方，並為百姓
方將除弊，如此辦理，庶於吏治振飭，蠹民矣。以上五
條，皆微臣管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條陳吏治官方 嘉慶五年

江西按察使臣阿林保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法天行健、體道執中、

親政以來、廣詢博採、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無不仰廑

聖懷、規畫盡善、固已綱舉目張、

德洋恩溥、內外大小臣工、計無不爭自濯磨、共矢精白、以仰副

聖主勵精圖治、宵旰勤求之至意、惟尚有數事、關係吏治官方、

似宜再加整頓、庶積弊革去、臣誠貢虞愚、仰祈

天恩通飭撫按道司府，於見聞不確冒昧鼓出哉

皇上諫之，

州縣征收錢粮宜按月解司，以杜侵挪也。查定例直省州縣於開征時設櫃大堂，聽民自封投櫃，按夘拆封，財仍令學正教諭等官眼同監收，以防吏胥勒措浮收，並隨征隨解，立法本屬詳明，但行之已久，奉行不力，有因循怠玩，自本年二月開征，直至次年

奏銷尚有未清解欵者，中間歷時既久，侵融虧短，自所不免，勢不得不將次年新征錢粮，補抵上年解欵，以副

奏限，而厥者咸此挪新掩旧之弊，由積即今本虧缺之故

勅下

由頒也應切請

外省接奉飭外省各省令外州縣循照舊章，勤次發錢甘官眼同監收，按月解司，或近省道路較遠者，按季解司。倘有仍前遲緩者，即行發參議處。至於武職官令於監收後，按旬詳報本管道府，由省轉詳藩司，以憑稽核。如有聽狥情弊，一併附參，庶州縣有所儆懼，營員顧惜功名，不肯為人受過，或知慎重錢糧，稍杜侵挪之漸也。

外省各衙門，胥役宜嚴加裁汰，以清弊源也。查向例各州縣設立吏役，本有定額，毋許違例增添。第近年以來，立外各衙門書吏或經承一人添設清書數人，衙

役或正身一人濫設副役散人及十數人違至冒名朋充白
役济及封土踏資主此輩初意或不過因掛名外借規避
差徭或見因而生事則串通衙役包攬詞訟在鄉嚇詐鄉愚
指官撞騙無所不肆為害於民間之害尚甚於兩司衙門書
役權勢更大流弊尤甚現在欽奉

上諭以內外各衙書役積慣舞弊誠飭臣工務宜加意整頓以
除積習仰見我

皇上聖明遠照洞燭萬里中外諸臣自當不仰體

諭旨實力奉行但若以為概首加裁汰則人數眾多難以稽查
約束應請

勅下
各督撫於大小各衙門通行禁革、除例應支領工食吏役外、毋許仍前多役、隨在隨時查察、如此庶足以杜胥滋而清弊源矣。

一 外任各員家人親友宜立限制以肅吏治也。查直省大小各官於赴任後接眷至任者、家常情、因而兄弟姊妹内外姻親依附而來者源源不絕、或至數人十數人、名曰家親、凡中自署在園不乏人、而各省往往奔投問訊干涉公事、或出入衙門、與屬官紳士往來交結、招搖撞騙詐弊營私、此等倚恃内親、托名帮同料理、實則誘引濫蔭姻比為奸、本官蹈厥私情、不能禁禦、由此而多方挽護弱

庶絕其名狼籍者之人口衆多，濫用無節，藉挪庫項
者多之，臣以為敦合本宗，周恤親黨，為家人情之常，至
條不能，即隨時寄回本籍，分贍親房，為亦不可，何如今
之聚集署中，既汲國防，並滋靡費，應請
勅下
各督撫，詳加核設，除同胞兄弟姊姪仍准留署外，其餘
一應內外親族，俱不准留住署中，其有本家至親，皆由
僅有內外姻親，或准其酌留老成謹慎者一人，在署照料
家務，督撫提鎮則自行陳奏，其餘文武各官則詳明
督撫，按季彙題，仍嚴飭不得干預公事，違者參處，如
此稍示限制，或亦當清吏治之一端也

外官任用長隨宜加驅逐以飭官方也查外省大小各官、多錄狡猾指使之人不得不收用奴僕、若輩或營求本官之親友、力為推薦、或本官需次既久、負債稍多、此輩因之炫耀、借貸濟還債負、輾隨出都、及到任後、即派令管門簽押、任其出入、在外則與書役財得見面、在內或與幕友連衡、舞文作奸、無所不至、所得既多、或廣置產業、如吏主家、或捐職銜、在外公然頂帶、隨從多人、者白大長隨本官耳目、盡為朦蔽、即有覺察、無如舍繳勞、即無所挾制、甘心隱忍、及見本官聲名不好、上司有所風聞、或先預告假、攜資遠遁、往往本官被參初、始查追贓、此輩猶得

生擁厚資，置身局外，情節甚為可惡。此等惡習，殊於
盐政関差織造等衙门為尤甚。此輩倚恃本官聲勢，
家目等大名曰堂官，本官或不能約束，或稍加信任，
則勒索门包，收受陋規，凌虐商民，苛取財物。不肖屬官，
藉端結納，夤緣鑽送，異圖陞遷，往往累及本官身敗名
裂，言之實堪痛恨。今蒙我
皇上整綱飭紀，中外肅清，大小臣工，罔不儆凛
天威，凛惕自勵，但恐此輩沿習既久，或未盡能欽戢，應請
勅下飭諭各盐政関差織造等，於本任衙门內，除舊有家丁
外，其餘外來長隨，只准擇其小心朴實者酌留數人，僅足

使令、所屬概行汰遴、所留用者隨姓名數目按季造冊
咨明都察院、歸於各道御史、以憑省分、分別稽查、各府
仍責該同知、指名糾參、所司道府廳州縣各官、各令按
季報明、各該管將校衙門、隨時查核、倘有借本陰庇
者、即行參處、庶若輩不敢倣傚、大小諸臣亦自顧身名、不
致仍蹈前轍、或亦整飭官方之一法也、
各省兵弁、緝捕盜賊、宜優加拔補、以示鼓勵也、查直省各營千
總、汛防鎮市及水陸要衝、多塘設卡、俾令巡緝奸宄、遇有盜
賊、會同地方文武、協力擒拏、獲犯記功、失事參議、定論甚為
良法、本周密、第日久懈生、每遇竊盜偷劫、各營兵弁、每

主印捕官甚多因緣為奸以偷惰玩岁方稽查不
力，甚至偷安廢弛或忘奖劝之方，即詳未備向来文職
州縣佐襍有以員弁可擒獲鄰境盜首及獲盜十名以上
上者，暫按真的送部附案
聖恩
破格超擢，為該員等有志上進而能設法緝拏獲
真盜，為營兵弁，亦技勇視文員自當較優倍加以鼓勵
未見会商之才。伏查直省各營每遇千把缺出大約
通計資格之淺深，伏弓馬之優劣，為行走之勤惰
酌量陞補，循照舊規，但僅取虛名，未責實効，若以獲
盜之多寡為拔補之次第，似更實而有援於地方智

勅下

弭盜匪議

分督撫提鎮道飭分營分防兵弁、令其設法認真緝捕、其能實力擒獲賊盜者、其文詳報督撫提鎮、所審係實盜、督撫即將該兵弁登簿記名、并咨行提鎮轉行所協營一體登記、俟其千把缺出、先將擒獲賊兵弁送考擇其拏賊殺勇、其馬可觀者、以次遞行拔補、庶兵弁皆知上進有階、去不躊躇自奮、倘其挾讎誣拏擾害良善者、審明從加治罪、如此庶其可鼓勵、或可收弭盜安良之實效也、

該省標綠營兵、宜令巡道知會、就近稽察、以收實效也

查直省外营原应随时训练，秋季开操演，认真演习，务令阵法整齐，器械精锐，技勇娴熟，方足以资捍卫而備调遣。近来除外省会城督抚提镇驻劄地方尚能按季操练，营伍可观，其分驻各汛外营，往往平时因循怠惰，及至督抚提镇将次巡阅，始行操演数次，以应故事，实因无人就近稽察，以致将備偷安。查外省巡道皆兼兵備，本有巡查之责，知府係方面大员，责任綦重，其驻劄之地多係镇将驻守同城，若令外巡道知府随时稽察，将外营操演日期按月申报督抚查核，如有怠惰偷安、营伍废弛者，即立予参处；巡道知府係不实力稽察，

撫時中報，該將按一附併附參，則各營自知畏懼，自必撫臣練習，不敢虛應故事，似於整肅軍政之一端也。

以上六條，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合繕摺恭

奏，仰祈

聖明睿鑒，訓示施行。

議飭吏治六款 嘉慶六年

署湖南糧儲道湖廣候補道臣張映漢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七月內欽奉

諭旨。著來楚省差委。

天恩高厚，感戴難名，自愧庸愚，涓埃未効。仰惟

皇上勤求民瘼，容納邇言，臣謹就目覩外省吏治情形，似有

尚可應行整頓者，不揣冒昧，分別條款，敬惟我

皇上陳之。

一、外省積案宜清

旨設法，認真清釐，以省民累也。伏查親民之官，首在牧令，牧令

實政在民者不一端，而最先見於民詞者，斯緣小民搆

訟，非鄉愚負屈求伸，即刁徒架詞援害，全賴司民

牧民勤於訊斷立示勸懲俾閭閻去冀訴之寬地方無
徭累之擾不受書役之索詐不為訟師之撥弄故可為
則民之少地方自然寧謐乃近日疲玩屬員之尤以聽
訟為迂圖凡於一切民訟無論大小緩急一概暮夜
草率批發任意沉擱印百端推卸致小民畏於刑
責弱者則甘心隱忍強者則自行打搶遂有多至毆斃
竟釀成人命重案者是以我
皇上
閔恤民艱
諭令
該省督撫清釐積案無如積者方清新者又續推原
其故皆因各州縣命盜案件均有初報招解限期唯

一、清理詞訟謹將

聖諭本末一定例限雖有依易結不結更分而案不具報各上司会無稽查以致種種之流弊臣思應請嗣後凡州縣自理之案統照命盜案通詳之例將所收一切民詞令摘叙所批緣由並該州縣如何批示之處彙造簡明清冊按每月一次通報督撫及分該管上司衙門先行備查再限兩個月將上次所報各案除例內展限者聲明外其餘應訊之件逐件審結將如何判斷原委再造審冊申報分該上司核明是否公允分別批結該管以防任情枉斷統俟年終彙司會同分該道將核辦分省將通省州縣自理之案按

[illegible]

題

四季冊報、除照限完結者不計外、此頁逾限該候行審結、及逾限終未審結者、查明數款分晰造冊詳明呈

核、據此分款

奏設案如一年之內未結之案至過十分之五者、定惡玩

已甚、概見邸鈔、激戒例爰飭各道府承審積審之案、以

人極如蔡之日數、統限一個月詳報完結、似此則民詞無

壓積、且可每月稽州縣之勤惰、於吏治稍有裨益、

凡現在經手要務之州縣、諸事委代理以重地方、也查

如州縣缺雖不繁簡、明係有本任地方之事、近來如湖

北州縣內、有間有承辦軍需、及身任防堵善後、又須嚴

实经手钱粮报销事务繁多，于本境民事或亦日不暇兼
顾。伏思此等地方，闾阎争讼，尤宜速断，抚恤劝惩，更应留
心。自不得以佐杂兼摄事繁，致将民事积压。查本省不乏
候补州县，本年又係大挑之年，自应分发一等试用举人。
此项人员，多係闲住在省，可否援照凡有办理军需等事
之州县，另派一员以资代理。除仓库钱粮仍归实任一手
经理外，所有地方一切民事，统责成代理之员承办，印
官代理职名，先送吏部，以凭考核，而专责任。一年俟本员
经手事件全完，再将代理撤回，庶可免本任之废弛，而
课试用人员之贤否，亦得以先甄别补缺之地。

各州物交代请尽之转数以归切实也查州县仓库当
新旧交代之时、该管上司并皆能亲自盘查、积存各款、杜弊
时勒补、逐任交代、自能逐任清楚、乃向来各州县交
代、皆知有责一州物混中盘交、遂至不问亏欠、仓库
各款、有由报名捏出民欠、或藉称因公挪移、库项则指
称各处领未领垫款、及养廉俸工役食等项作抵、次则
以公馆铺垫、或玉石古玩皮衣等物、高价折算、窃思民欠
或民逃亡、垫款知未奏准、皆实在、至铺垫衣物无论需用既
费、即物值相抵、而年深高朽、千金之物、不值一钱、欠在
前县各员、续盘交去、均係因仍、又不关本身考成、

州中慈惠、該知府居間主稿、並另謹慎之員、迫於衆議、不
得不勉強出結接收、藩司遠隔省垣、道員再置不問、並原
原出結未必全屬虛實、並非不過一官一任含混之多弊、被
歷任交代、皆得扶制彌口、於路日久、新旧迭更、甚至世濟迫
既屬首先務輕之人、各省州物倉庫不清、未必不由于此。
臣愚以為州縣交代之際、正清釐倉庫之時、應請嗣後凡
於州縣交代、監常由該知府專令之州縣監交、但先將監
交職名道報各上司衙門、以專責成、去任置見另外、仍
令該管知府專同監交之員、及新旧兩任、將倉庫親
加覈實、凡倉谷稱為民欠者、如果未曾征還之頃、對

明花戶准交該任接征，如係遠年去着遁久，即查明係何員任內經手之項，詳明立即勒限追賠。至稱局墊用銀米放存領未領公項，無論身家，飭令舊任之員自向藩司衙門覈實領回歸結，不開宕閒款目作為實抵，以防捏造。至若公館鋪墊器物皮衣等項，均不准先作抵款，飭令任中各員年留抵之物查抵將于一任各印迅速查價坐實還項，即或仍有遠年去着之項，去從先令收前後出，方可設法彌補，一俟通盤覈實清楚後，即責令監交之員同知首一併加結詳報，然後再責成該管道員，再逐一覆覈，俟查出仍有含

混通融之虛實若干，即於監交之員與該知府名下，酌

時勒令代為賠補，以為附同含混者戒，仍由該道加結轉

咨藩司，總覈結報，對核咨部備查，其各道所屬直隸

州交代亦應照此一律辦理，是為州縣經一次交代之後，嗣

後逐任交代，該員原係清楚接收，自仍應清楚交卸，

有虧短亦可藉口，該管道府即按實揭參辦理，似此

交代認真，即與盤查無異，盤查既清，即可隨時籌補

庫倉庫錢糧，逐次皆歸覈實

湖北各州縣逆產請勒限查核，以備實用也，查湖北

從前剿除教匪逆產，坐落在外有三十餘州縣境內

令其該地方官熟悉本境情形，帶同各鄉該管保甲，先逐細履勘，除現業民田外，所有逃產若干，徹底查出，造具清冊，以便總計頃畝，則高下畝數多寡，按爲挨定，究糧款目，勿致偏枯，劃清地界，不使牽混，搭配均勻，免啟爭執，以備無業民人歸來，方按冊撥給，以資生理。如果該管州縣勘，及早查辦，不待來年，均可報墾清楚。及外省地方官積玩未化，一時推難委，又因有承辦軍需之處，不暇董飭，並混前主者部限，又經展限，遂至一任再四時催由，查出荒者不及十分之四五，州縣人致衆多，情形不一，似未便全行揭參，若仍聽任延宕，尤恐貧民陸續歸來

現在查出之產不敷分給必至賠貼草率從事流弊不可
勝言自當請
旨飭定限嚴查責成始定章以示懲儆而責速效可否請將各
州縣所有逆產此後無論地方遠近田畝多寡統勒限
限三個月全行查竣以歸實用倘仍遲延即指名糾參
示懲

一各州縣查出逆產應仰體
皇仁先保良民生業庶集佑安也查前項逆產廣奉
諭旨為安插無業民人之用俾見我
皇上軫念群生俾咸歸樂利之至意原係重在養民非由

變價。今各州縣每有詳報估變房屋，因年久殊房錯誤，當已明白宣示懲儆。但恐有冒昧之員，或存不肖之心，竟自擅作變價，既經查出，充置買之小民陷於不知，以為本官無碍買，遂安執業。若復向其追地，即給還原價，亦懇訴援。應請即將該買地價，押令擅賣之員立即撥歸藩庫，仍按原地畝則按實增估，再於該員名下追足賠補。如將來遇產不敷，無辦之困，或即添作接恤經費，切實報銷，無須無用招部議撥。倘更有不肖官吏私行盜賣在，查出立即參革治罪。至查有山坡房基地段，凡不堪為民生業者，准令隨時估變報銷。

原定查办逆產條款請旨交迪川杜與實也查前湖廣將
臣畢沅試撥清釐逆產咨部條款內指該員抄獲賊匪金
珠珍奇紗羅皮衣粗重各物或变或存撥獲賊糧变價
各處員未指核粮地方係工段割分甘諭查前項條款
係嘉慶二年六月內議定彼時印畢照該辦查辦了
隔一年逆匪之家印員定珠等物恐已無存又恐搁
數年似更無從追究伏思了其實嚴實其言無補於官
承办此了惟當仰体
聖心以多民生業為要今前次項沉無足重輕部中枕往
各此名色恐遺滋大小衙門书吏追為挟制藉端需

詞之由且防地方官濫予追求別滋擾累倘屢嘗益
可否請將從前咨部核查金珠衣物糧米等款從實
刪除以杜弊竇之處請
旨遵行以上六條係臣先後查擬備見實在情形而湖北逐
奏又係前湖廣督臣畢沅
奏為臣奏辦之件亦因代辦南糧道押運北上循例查
山東臨清州謹將各賬之兒經摺具
奏

條陳民風吏治事嘉慶五年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張鵬展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邊省庸愚知識淺陋蒙

恩擢置諫垣夙夜兢惕念臣自幼茅思來自田間於民風吏

治聞見所聞謹條列八款恭陳

御覽

一嚴懲幕友以肅吏治也幕友所以襄吏治而杜弊也適

以壞吏治蠹〃長友厥弊焉三十州縣皆指用房員為

幕友為經

諭旨

申飭，聞督撫仍令隨行之處，不可不嚴飭也。蓋督撫以

屬員上下之情最密，苞苴尤易通，即令私通尚恐隙，

寄人耳目，特用屬員為幕友，且題補註省之缺，晨夕

出入會遇，出外與各州縣為同官，往來交密，最易營

緣，無從覺察。且所貪私之督撫，無不用屬員為幕友，

之害最深。即使督撫無私，而該員上下通遙，借端

挾詐，亦難不免。至於與官視瞻隱，該督撫表裏為奸，

勢所必至。督撫衰庸優厚，色力不能請一二幕友，要借

朝廷名器，捏報非遠。以代來任之員，即如直隸之吳兆熊、李三

晉係梁肯堂視用為幕友之人，聲名狼藉，吳兆熊由

主簿徽員不數年陞至同知、如李壹渡題授冀州直
隸州知州、且題李三晉為註冊同知、總之出入皆以不
能免于物議也、一則上司薦幕友於屬員、亦有恒習、逞
有新州縣於任、作幕者營緣求上司薦舉、或賄託上
司之官親幕友、央求轉薦、將擯司道府均皆不免
有缺大者往之多人、深於多、甚則有不令乘修而不理多
或理之室幕、且該幕友以為上司所薦、高抬身價、身方
需索、挾制本官、不一而足、輔者挑意即轉至上司衙門、
編成是非、或與上司幕友通聲氣、翻該作難、是以州
縣之畏幕友更甚於畏上司、此除不可不除也、一則

幕友互相勾連，以取重便，凡幕友積習，其恢主伊省，即
於其省樹聲氣，量援，俗名則省請來，友即於上司同寅
各衙門，互相把持，使不能究，而彼之究問，乃因如福建之
漳浦縣官，廣東之番禺、南海等缺，為缺需用幕友四五
人者，每人束脩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一缺之束脩已在萬，
即小缺亦不下數千，官之廉俸本有定制，此種出自何
項，不得不朘削民間，吏治愈難清理，其初或因一省中
繁劇諸練之幕友，彼此招來，高價延為規例，遂即有
稍知節經位之州縣，而幕友之結黨盤踞，不可消抵，其為
害地方不淺也，凡此三弊，皆推引屬員為幕友，及若幕友

於屬員宜處行查之案、而幕友高僕須皆詳於其間簡約
定核目、及荊州府一併辦理、伊即去留盤踞、以州知府飭督
出高僕延請在署傷食縱之員、訪出即行嚴參、以示懲戒、
而吏治可以蕭清矣、
專倉庫專款、以重帑項也。附知錢出倉庫、挪新掩舊、凡
省積弊皆然、近年間各督撫實力稽查、設法補繳一二、
而一經手又已循然、外附知見積習相沿、愈生玩抑、終無
完補之日、蓋附縣自各廉俸且隨規未經盡革、仍多錢
出、臣思核十年來、弊出之故各四、一志性奢靡、存需次
旅邸、已負逋累、其補到任、即挪項償逋、在任內隱縱性

蠹縱傷，遂致虧短日甚。一專責逢迎，投所好以邀上歡，還其美缺，鉤營鑽營，希圖保題，諸上司經過，身方必謀上去，竭帑供送，以求曲護，心地機准或官不惜正費，抑或苟踏縱人告發，耗羨公務覺察，或因上司徵屬聲色，即花費無主者，遂不惜復顧惜帑項者有之。一專責營私，見進日就空，未及發覺，自分才短，無可上進，一卸位即侵漁帑項，私寄回籍，或開庫與子弟，指資以為歸老作業。人人知，牽纏攀累，或難於誅求，詐以侵私，急所為之者，因公情甚，以致短少，實不過百中三五。至於此等自揣己各無知覺，乃全無參劾者何也？且思其故，蓋有四：一則避處分，恐干上司失察之咎，且有擔待之責，致驚現圖趨

遞遞或徇情，一則懼牽連上司，或受遞解人員之饋送及
解員之供給，一經拿出，恐致牽連，所以不敢拿，一則徇情面
雖有清源自守，及初到任並未受解員饋送，拿差之費
或舊集道府，不能保其濡染，一經拿出，連累多人，勢成
大獄，所以寧隱忍而不肯拿也，一則狃積習，近來外省彙
共，俱未拿出，一人獨拿，未免招刻薄之名，遂至習為固然，
而恬不知怪，以積與陋習之沒，誅之不可勝誅，但不早為
設法經理，罪囚重典，既其糜耗日甚，何時為認真之時
且恐思善後之宜，或可挽救十年積重之時勢也，臣以
為從前彙共，須轍底查清，而善後不可不預計，所善後

查易於舉發，非易舉發，查者交責承差，將該司道因分重責，及賠脫空易發，惟以清查虧欠之責之該道之員而覈銷，每清簡，且一省數道分巡，耳目易周，或有虧欠者，即將參處，今虧缺在所出結咨部銷者責理，一經發覺，與虧欠之員同罪，則該道必不肯身受重責，聽從所屬之倉庫繼侵借公帑，色蓋以邀俊功名也，且有貪婪之將接兩司，名銷慎該道之乘，即設該道不關切已，人亦不設即刻，此該以於制於維也，雖該道權仍於重，然道之該查虧欠耳，使倉庫完全，該道又何從而勒詐之，且道若貪婪不法，將該原可參處矣，此更所以於制於維也

完重考試弊以絕苞苴也歲科兩試文武童生由州縣錄
名送府由府錄名送學政查向來每場數報前自山西學
政戈源清錄送童生後大加淘汰務取清通者五十名不
通者即設重州縣戈源初意因年者厭其老多限於
翻閱弱就一時之速而不知實貽甚窮之累臣見近來
州縣借詞淘汰視為利藪凡應考童生僅錄送一半及
僅十分之三蓋留其一半以為居奇之地往往有不錄取者
出銀賄買數金以及數十金不等名曰買卷買多者多
送買少者少送以臣所見告假回籍一路目擊耳聞皆
身為狀思童生聰慧之隨財去進由州縣試係至院

考遠或年餘、此名不下被用、也不得通者、務而得通之宜
寬以勵之、況一為滌刑甦見者、猶有不通之取、念其難
通之素寒、後教堂即難於設措、以致置之不齒、小試
為士子進身之階、似此足為人才之害、實紀微縷、懸乞
皇上天恩、此後凡諸生為五十老不通者、設變通之例、停止
諸生應試、童生許其查身清白、除刑喪過犯以及籍貫
與例不符者不錄外、其餘概行全送、以杜絕弊累、名以
以廣勵士風也、
廣拯溺援以奠邊民也、廣西自乾隆五十三年、兵務安南、
而思恩南寧太平鎮安泗城等處、按戶派撥民夫于外

塘堡撤還軍需、自大功告蕆之後十餘年於茲、後而派
累未裁、每日需夫或十數名或百名、在塘堡伺候、每一汛
約有十餘塘堡、少則五六塘堡、日之派農民分給每處
伺候、無一邑之民散居各村、離塘道遠者數十里、百餘
里、二百里不等、每日輪班、自帶糧食、在塘堡露居野處、荒
廢功業、而揭村出夫、若巴村人少力去不能、遂散而廢
棄田畝者不一而足、且塘堡本為應用之役、往來經過之
官、名知招用民夫、因于伺察、因為惟往來有役去隨募、
友客商募夫、人等出小費於汛衙門、營取夫票、累派
擾、近年村民布次上告、從將未廢迎接台布扮飭禁革、

而州縣尚未審勘奉行。臣以為此東雖省會已遠，而衙門之胥役吏隨，俱敢塘堡兵丁，以任意恣縱，害及塘堡兵丁登記往來公文之鄉書，借此向附近鄉村討取小費，或村民間有不能當差者，每月折補銀於鄉書，鄉書借以肥己。並役衙門之胥役吏隨，勾結分肥，擾害地方。甚至捉拿良民，而或地方官又或受鄉書值月饋送禮之陋規，遂因仍顧縱，奉文而不即裁革。月規並裁，苦掯服由力穡之民，日窮食於風雨塵途之苦，既而不能謀食，寒而不能謀衣，奔走滋擾，實難度日，殊害民生。臣閱視誠此，臣之所目擊情形，為伏乞

弊也。且採買者撥辦根戶口，則受累既同，民力實不能支。因五
會同不敷，而官必身遠役追捕，勢急即至強身矣。前亦黃霸
之與義者，嘗述廣西之西隆州，邊民不諳開往來，里夫夫役既
於兵役，俱云實因採買逼勒而致，此地方官不肯實報，而川
那發錯受名耳。此種積弊，有司視此為固然，而道省又復為
由一省言之，雖省會差遣在，又未甚也，則推之所見，而可見
聞諸於鄰邑採買，不過將杜派累之害，而於本堂又請于本
境採買，且思派民採買，向有例禁，尚難禁止，不肯在之不枉派
而營私。今請于本境採買，恐久者援累生風，更去所在。止且
參輔重地，及細小而數少，較價稍昂，恐亦不可多方致擾，照於

皇上天恩，嚴飭總督直隸各州，即於本境採買，斷不可派累閭閻，如有私派，一經訪出，惟該督是問，則各州縣方不敢逼累，而民氣常靜，安久為長治之道也，

一段剿賊匪，宜簡人才以練鄉勇，蓋賊匪擾累川陝日久，未見成功，臣於外間來人細訪，皆緣帶兵大員擁兵自衛，不敢近賊，或命將弁堵剿，而將弁亦不向前，惟催督鄉勇，鄉勇亦不踴躍，但賊乃烏合之衆，人心渙散，雖久更擄掠，迨聞官兵將至，爭先引避，官兵知其去稍遠，因尾所追，以逃難之民，或被賊殺死之民以為功，而兵丁乘機，亦更擾掠民間，以財物侈紀功之人以邀賞，民間畏兵，甚於畏賊，皆因大員不曾臨陣，而

皇上
天恩飭下督撫嚴禁各場堡立碑宣示並細訪吏書胥役倘
仍前私斂侵肥重治其罪以示炯戒則近省各民胥安耕鑿更
嚴採買以安民心也至定吏部尚書判權之處准採買穀石從於
隣邑採買亦宜直隸總督胡季堂又請以隣邑難於撥運請
仍令本境採買竊臣前省親回籍家居三年又往來經數省
遍訪知民間之不便莫甚於採買而弊易生擾累者莫如于
採買凡地方官無不欲借採買以網利而省民情無不怨採買
之累臣就知之詳於縣邑者分臣籍隸廣西上林縣即以一縣言
之自近年來地方官俱私行採買按戶分派每年額五六千石
八九千石不等俱於秋收後至嘉慶二年清查缺應貯穀一萬

四千石之穀，且欠一萬一千石，奉文分三年買補，每年三千餘石，而地方官因奉文豆麥派累，上年地丁糧米六千五百餘石挪移五派，每石糧各二石，已共一萬三千石，除在實買三千餘石，已買一萬石之多，外又挪烟戶每圍買穀三百餘石，上林十三圍又共四千餘石，重重派累，百姓之苦不可言狀，且百姓載穀每百餘里運穀至城，街巷露居，百日半月而不肯收，即向索要用種種阻時甚，可以想其情也，尤如此而百姓乃願折價於部也，收穀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一年如此而民困，疊年如此而民更難支也。臣愚不宜言本地方之事，第一邑如此，各邑當不相遠，一省如此，外省當相遠，皆臣就知之詳者，不敢不備述，以見採買之

賞罰害之貧縱之具而功罪不明也大要總以不習臨陣者
因兵力少、並之兵倍遠馳而至露居風餐、多日已久、不令
羸弱且一兵之身、既軍器及寒暑風雨寢食動用等器
一二俱須自帶、身重而行走不便且渡澗上山俱難取捷、
不得不用鄉勇既素習之人未敢深信遂不得不以兵自衛、
間或帶兵、僅鄉勇戰而已、至於兵之帶鄉勇者以奴隸使
之、常時則于營盤挖泥除草擔薪取水、甚至晚宿則護
於兵之外、至賊則兵在後、僅賴之受傷則推鄉勇至功則
歸功兵、此積至賞刀之鄉勇、名冬逃散、而窮餓之鄉勇、始
居以就旦夕之須、或于陷賊者[illegible]逃散也大要見鄉勇與兵

丁俱未可倚用，貪狡難于忘而不敢進也。臣思該賊斷不可稍緩，賊之党羽皆取之良民，除之稍緩，彼之羣愈眾，愈眾賊之勢愈大，即招之亦不降。且百姓從被累費身家，蕩盡降之無路，復傳遞因而從賊，以謀旦夕之活。是必有以大兵示之威，使之喪膽，賊之勢一散，俱散矣。然欲示之威，必須添設兵，但必有招徊風聲，必先調兵，且以遠道疲乏之兵，風土不習之地，亦非決勝之謀。莫若于練鄉勇。臣思鄉勇之利有五：若其與賊四，且鄉勇于地方路徑崎嶇皆可素諳，其行役捷，其利一也。鄉勇習諳賊中消散情形，其氣倍壯，其利二也。鄉勇於百姓中招募，視戚隣里，因患相恤，其赴救必堅，

其利三也。鄉勇各守身家，其自衛者切，而氣恢，其利四也。賊苟
慕貴者，皆附近村莊之民，外團練鄉勇者，則賊無所慕貴而
賊之黨羽日戢，其利五也。至於其弊，上下之情未聯，地方官往
借練鄉勇之名，以為斂猶且借以需索民間幫補，毫無實濟，
其弊一也。兵亦草芥視之，鄉勇生心而逃散，其弊二也。鄉勇
素無紀律，手皆出萃，乞今皆善類，約束不嚴，騷擾地方，
生事，其弊三也。平日未得其心，偶或見其騷害地方，反臨陣
逃脫，貴之太過，怨激則生變，其弊四也。既各得其利而無其
其弊，是在簡人才以調劑之。臣意以為於道中簡用樸誠而
明決者數人，專司各州縣，親身與百姓開導，示以外衛身家

擬諭過之齋

揚兆出力擇其精力衣、只帶為鄉勇衆人因挂其家出性

出情、上下相通則民皆為官所甚父母、早且以固其心、我等

不為分而躲避之鄉勇、責之以法、當為然然慎服、則皆為

用、無不以一為十、且鄉勇統以道府、不為無所封諸、其力之

家實為鄉勇者、優加獎賞、則其精力者貴於得一出身階級

其氣魚被以有心協力之鄉勇、破烏合渙散之賊、即出以擇

矣、又認鄉勇未可保信、不知百姓久受

厚澤

深仁、斯無其志皆為賊所累、蒙不即鄉勇之中、不能保全一二

首匪係黨、並從又在衆、二三年來應革心從事傷良民未

祇在善用之而已、是必須實心實力之道方能勦以使其立

而究其功、又須虛心明察之時、核以核其實以考其果、至於

官兵雖經累綫綫往來接應擊殺、則不日即可奏功、近聞

賊勢雖衆、但其蹂躪之地、俱成荒野、糧食全無、恐其

窮蹙須防其騁力缺出、果團練鄉勇固守、賊即坐以

待斃、況借力而擒之、其勢固易易矣、又聞軍營食用甚為

一提觔頭須銀二兩、外兵勇日給銀一錢、僅得三四觔頭、飯食不足、

因搜索民間、援累不少、竊思兵貴神速、不可遲久、遲久恐其

弊不可勝言也、

應核實籌以杜浮濫也、向來外省總局開銷軍需支費由

本部照案列款，中軍需經局由總局咨部開銷，並有弊實、總局先行取外料物收印出白，並有代填浮溢開銷侵蝕國帑、而外料物竟不知開銷實數，即實經支費應領若干二三兩、倉庫並藥、倘收挂冀資中飽、是軍需向來大弊侵盜，以堅小炎及幕友若吏大攢，無不坐擁厚資，損官受票，皆總行取出白、私而後向倚本省上司、料物不治不能洗、遂前福建查辦事、敕至綏目第之多，云由不肯料物侵挪，名總臺灣軍需奏銷，伊撤布西蒲司行取料物、出白，代填中請報銷，雖查得竟其分賠以收料物，受累已深，能之所在，往往綱浦霖鑄，受接之負，推之積重難返，國計民生、

均受其害。迨來大獄，臣去冬赴京，路經豫省，聞前任河
南藩司吳璥，皆取兵白，而外州縣墊办軍需，務出實以
家怨沸騰。支軍需白且行主者，亦不多扶，重費捐俱不少。
現在軍需未竣，不可不設防流弊。伏乞
勅旨宣諭明白示禁，以杜積弊，務使州縣自出印文中請開
銷，不得藉端向取用兵白，且令不在軍需向之大員查察
出結，方用其實數。倉庫不致虧缺，大員不能染指，而兵
民漸閒，而帑項不致濫費矣。
飭慎獄以伸民情也。近日近日外省民赴都察院提督衙門
上告，嘗因時控提訊，多係以證告結案，伏讀

奉朱批述二奏

上諭飭督撫認真辦理、竊思督撫受初政以不公認真去規避失察處分、且礙于體面、原告悉受上控之名不能伸之一迹、或因碍處受苦求解免、或又夫司道傳轉求免督撫因以存徇庇之心、迨且督撫不肯親理、發之首府首府又發委支府試用之員代審、無緣徇護、敲整嚇詐、無以延告督撫批發中詳、草率歸結、此案外間積習遂小民冤抑奔京控訴以上申、出發督撫移交理、仍無可伸、則終無可伸矣、一人冤抑、里黨聞知、無不同抱冤抑、此情恐足干天地之和、

皇上好生之德遍遠閭閻、而督撫狃于故習、諉卸後督撫積案之後、仍送原告入京、在何衙門控告、仍歸何衙門咨部

同通另其枉屈之處，方准請施示行，如另原告翻供，即令
其出具重罪甘結，方為察訪。
欽差大臣徹底擬究，於小民既實另寬抑，必不敢屢次翻控，則
妄重罪外間恐至翻控，必不肯草率歸結，而民隱可伸，
誠為可稱慎獄之道也。以上六款，謹就管窺所及，備書
數條，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裁，訓示施行。

請申例禁以杜弊端摺 嘉慶六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喬遠煐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查各部辦理題咨各件惟以例案為憑而書吏即

從中勾通外省串同舞弊上年恭逢

諭旨申嚴飭禁仰見我

皇上肅清吏治懲創奸胥之志意現在內外奉公守法吏胥已

不敢營私而積習相沿其弊或在不合該例者的條

遵循已久未定準出入多端此由該部承理拘私意為

高下以致多寡因之一部而彼此兩歧同司而前後互異因而

書吏影射、竟直說謊、瓜接舊办准案、尽意瞞狗、捏飾未成、即接舊办駁案、多方吹索、雖以明幹司員、指示堂官、或多設欺蒙、名为堂司各官尽見極悟、倘指莫決、在所不免也。臣思各部本由舊案、均有則例奉行、又每届五年、即將該衙門則例續纂一次、該堂官揀派熟練司員、於通行條款分宜、分别增删、按繕黄册、恭呈

御覽、恭候

命下、自刊行各直省、一体遵照、立法極為詳備。原已經登載則例、則例者、自係永遠通行之案、若既經續纂不登則例者、即係不通行之案、欺而易見、宜另舍定例近例不遵、而

遠據十數年舊案牽合比照例外求索部中或
援舊案設駁而外間亦可援舊案邀准往往追究該管駁
部駁之辭遠例設准殊屬不成事体此則之論准駁皆中
猾吏舞文之弊不可不大爲之防臣愚以爲非絶其源不可明
申例禁爲部院者
欽頒則例之論准駁之件皆宜援例並行除之例可援者自應由
部臣隨時條議請
旨外其一切遠年成案凡原刊則例及後纂則例不行採
入者擇行不許附會援引以杜書吏濠混之弊如指駁查核
因與例相符與例不符之處應直明指例文即明指例

父母任准駁含糊者宜全引例文者即全引例文毋任節
删要義者例為兩可宜於未至當核即悉心釋核回堂秉
公酌辦毋任比擬失當其有例外苛求者亦須俟照常
例辦理者亦應嚴行禁止如此詳慎綜核諒可覈實用以
垂定行例而昭法守其有猾吏取巧嘗試以去改因之
伎倆或亦剔釐積習之一端臣管蠡淺見是否有當伏
祈
皇上睿鑒訓示

籌補倉庫錢糧疏嘉慶七年

刑科給事中臣宋澍謹

奏為籌補倉庫錢糧以歸實濟仰祈

睿鑒事竊照倉庫錢糧最為地方要務外省積弊相沿虧缺甚多殊難彌補維艱近年屢奉

諭旨訓戒諄諄各督撫自當遵循辦理臣細加訪查察不但彌補半屬其誤而且辦理迄無定見查核尤難因實數聞有各以所得認為陋規查明款項以為可作彌補之資其論數本難確查而陋規一日不除則吏治一日不肅所謂彌補亦徒空語耳陋規已奉

聖旨禁革，而上司轉飭藉爲彌補之計，是以閩省虧空率除

延之漸，豈堪其法不立，令不行也。蓋彌補之法，急之則藉以

肆其刻，緩之則依舊玩延，況虧空案程牽，無調劑而後可收

實效。臣等籌度再三，省覽之見，敢爲我

皇上陳之。

庫項彌補，宜加防範也。查庫貯以正款爲重，閑款次之。從

前物料挪移，書吏閑款，及至互代，及而正項虧缺，接任反

以虧缺正項，獲罪核查，並曾印行揭報，而上司又以前任宜早

經手是賠思爲辭，令接任反擔承出結，以致雜務動支，無自設

法彌補，而虧缺日甚，甚至藉彌補爲名，向紳士鋪戶借貸，而

仍入私橐者，及後被參，皆所不免。臣請

敕諭各省督撫，責成藩司逐一查明所有虧欠款項，確查實數。有能

督撫，即將虧欠之員，開缺報部，撤回省城，勒限繳完，免其參奏。

如不查明何前任虧欠，至後接而前任官仍在本省者，即撤回

省城。其已改官別省者，咨明該省督撫，將該員撤回，勒繳。如

果依限完繳，仍准開復原官。逾限不完者，一律參奏治罪。其

前任官已經回籍，或已身故者，亦照例追繳家產。全絕者，

由原籍督撫結報，分別

題請豁免，並該員等改追

寬典。若免參回籍，而身家殷設措自易，又況已撤回，亦不能藉

新设派累民间，于此办理，于防范之道较为核实，至将核中

饷之设及此次总以撤回人数较为为难。臣思现在军需省分

财额不但递易生弊，原而补缮若其备办者，该员改归经额

而上司尤加查核，惜哉，不过有其途径，碍于情面，且间有才具不

用之员，此不康在。臣阅各省情形，大抵皆声称各该员，其且必其

额其累重在，皆声明称新之人上司於行查，亦称新额其为

挟制之端，至于为若员，今之所其在任弥补，势必另方科派，旧

额未清，新额益甚，流弊更为无穷，即各省撤或较少，其名

不为过，候该省库项全行补完，后再另额缺，即行查办，不

得引此为例，庶库项可归实贮矣。

倉穀採買宜爲調劑之昨御史楊曜奏更酌設常平倉出之一

摺奉

旨交

部詳議其摺內既已及於應聽部臣議覆臣請謹先陳弊缺

之由並籌補救之方查外省採買定價每倉出一石價銀五錢至

六錢不等而核以市價實屬不敷是以購物旬糴令出以攤價

交代接任官利於現銀免困不問足數採買與否即率行接收

盤結交盤其中弊端每在原廒擋穀僅餘其城此外有虧缺

之實情也又定例購物平糶所出價銀交藩庫近年查藩

虧缺追繳者價亦貯司庫以備物手採買者赴司詰取原

以杜弊而往返駁價及藩庫出入收扣平頭購物已經受累

採買時官價不敷市價，勢不得不苛派民間，嗣後官守法者亦不敢請價買補，上司查究催追，倉穀仍屬虛懸，驟設勒限採買，不病民則病官，地廣易調劑，未易收實效也。臣請

勅下

該省督撫，飭藩司出示曉諭，凡有殷實之戶情願捐納民穀者，查照部頒捐穀定例，自六百石至一千石，各該銀若干兩，印照該省採買實價核計，該州縣若干石，在于本籍州縣倉捐納，給與實收，批藩司詳題，其在本省之人生州縣貿易者，亦准就近交州縣捐納，庶民貿易之家積貯常平捐，既省赴京之盤費，又免換銀之交易，捐納自與

踴躍，藩司亦按實收一張，即支該交銀存平糶及追存銀

兩項下，照數撥入捐納戰衛項下，湊足原部，此項捐納人員

至部給照，其餘與現行例分指監子例一体辦理，其地方官買

齊捐納戰衛，捐出另項，該藩司于發價平減糶時，原價難使

銀，全行發給該州縣採買，並照定價，毋許吏胥私扣

平頭，仍於一縣指明用物免諮，領之里閭，無科派之擾

即令該州縣於先實完，以上二條，就臣愚見所及，謹具摺陳奏，

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請核實馳出差遞驛站疏 嘉慶八年

予告大學士臣王杰跪

奏，為敬抒愚悃仰祈

聖鑒事，竊惟

皇上親政以來，宵旰勤勞，

君威肅清，外内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共勵砥廉隅。臣年當衰耄，

智識愈鈍，更何足干塵之以上瀆

高深，惟是積弊相沿，乃極重難返，要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臣受

未得其才，不敢不縷陳

聖聽。

虧空宜核實也臣未過節以前聞州縣交代閱核款項傳短
二三百金不但不敢聞於上司並不敢聞於僚友其時上司
知皆廉潔公正者整陞調補無不責求即無論訛詐饋送州
縣亦皆廉潔自好寬厚者無所謂虧空之說迨乾隆四十五年
以後風氣漸作威福在握制中外者祈大臣不能不為自全之
計而貪黷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簡為賄賂之多寡饋送
之外上下又復肥己久之習以為常安之若素始於和州
縣家財也直以
帑為贓緣之具而上司已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顧問者其
殷勤也至通饋饋之供其所欲也甚者包賠之竟至友受

扶利，而寔不知何用，即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挾收上司，務為之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之容出通囤而後已，一郡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天知之虧，至十餘萬兩，一遇奏銷，挾征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應差習風恬不為怪，至于各為設法措補，而措補無效，清查之後，一次多於一次，究彌之數一限不如一限，雖務相蒙，年復一年，臣不知其所究竟，嘗讀嘉慶四年以前之虧物，此時或議補[illegible]實，或另給物故，原難責之現任接補，然而從前虧數，因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之

皇上整飭紀綱，概楚各屬，請按大吏皆以廉節相尚，定從前上司需
諸項應辦物件，各屬從實，不許上司分文派累，所辦物料概行採辦
即乃州縣則作催科應上司，亦一身莫展，書吏之苦累不
均，未之調劑也，其各委員，不分因以規避缺，宜厚求整飭之法
以養倉庫，徹底清查也。
驛站宜變通也，查從前驛站設立驛丞，專司郵遞，每驛各設
里，傳遞驛馬，照站里所計，不分遠近，傳遞公文，一匹可食，各役名
差使，先據當該衆騎之外，如地不過二三匹，分別驛丞不能
派之民間也，照常應給之外，一全使費，使臣及家人等之知
驛丞之傳遞公文誤，求也日久相安，驛站讚據之多，遠近詳載

往附輪、而後百弊叢生矣、臣請先言其病民者、大概使臣例給馬匹、輕騎減汛、原無不敷、自附輪發辦、而以調派里下、於是乘騎之數、不妨加增、日增月盛、至增數十倍者、隨從自人家而查詢、由是發者去隨、亦差役乘間需索、差役未列、共索夜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騾馬亦然、小民含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甚不堪言、又需告發也、則攤畝均攤、甚而過往穿窩之車騾、概留索價、甚而告訴、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附輪之耗費、又有甚於此者、差役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席種種靡費、並有饋送之禮、隨從家人有所謂掛號

札過據札門色帝廟等項名款甚繁，自須十百至數百金
自安更不可知，大抵視集數之大小，以為應付之多寡，其給
於本省之上司、鄰省之大吏，往來住宿，各需供應，女家人役
勢絕路，不繁不足而加甚，甚至隨從中混冒領，本省各處
而積挾，凡此費用，物料之需索，係不能支也，一皆取之庫帑，由
竊與之亂已來，道府州縣，任意役用，至上司明知之而不為究
諸定議，應禮解據裁減細款，書財自為調劑，鄰政　見
每年一解錢糧，自數百至數千金，付之繳差，況非慎重
之道，且逕由督撫差使，及護送解差之款數焉，不大矣，須
併用民力，是以定議裁改，更詳請飭州縣，以前已無發害

差使已出護送近畿之類當其時當已另設各站或調派營
馬或籌款購買了撥外目振護要與驛站兩不相關矣即如
各驛則平常供應即在不可數計矣然則驛兵之弊大半
因之欲杜驛兵先清驛站似不由撤驛務之策也況體恤民
飢尤為今日之急務乎
以上二條臣甚見誠及久欲除
奏因軍務未竣遲緩上瀆
聖慮今軍務已竣矣哉
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于此二事者然則積重之勢不可不思所以變之
方謹陳大略伏乞

審裁，飭迅湖田章程請示諭，期臻盡善。敬自

宸衷。淮北倉庫與由郵政局，天下幸甚。

陳直省積弊疏 [illegible]八年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illegible]光[illegible]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illegible]臣恭讀

諭旨知三省條陳諸令，海宇敉安，天下幸甚。伏思首逆已平，休養

生息，是為急務。臣以巖下士，來自田間，見外省積弊，有害於民

政教，請申嚴法令，為之限制，積弊至多，惟

聖主撫夷
一方慈惠以為考課也有鄉約官寫
國家民安也要守令遠土知其上司而不知其民之積案則
逐計上司之准駁不問輿情亦其務則近合上司之歡心不
恤民力上司係懸考語或云才情練達或云元子勤能往往
聲名平常之人亦濫登薦牘其所由經送部引
見而於屬下姓氏未宣而悉援恩為公所擬未必皆實然果系
日愛民如子小民係其天良不應出此語酬後對控係義
必疏列愛民實政數條不得出言浮泛更請定為則例
如守令中其實政及民者係遇里請失察要予准對控

傳列多實踐量設振傳聞不實大吏治罪廉外同聲其於

廷用人之意則逢迎之路塞奔競之風作息

國史館所以著善惡為人臣炯鑒而循吏書另列傳似亦以昭良

吏勸請

勅下史館總裁並詳加參修備遍查誌書自

國初以來守令中有政愛民者照忠義傳之例編為循

吏傳使中外臨民之官知所企慕似亦揚清激濁之一端于

吏治不無裨益

一 禁薦託以絕弊累也上司勒薦幕賓長隨許揭參有

揭報此屬實其業前上司因此薦幕賓者隨時通報獎供

定部設立例禁甚嚴臣風聞此弊竟未能絕上司薦人與
屬員必係定束修刑名者數百金少者數十兩二三百金或刑錢
俱已無缺又另添薦之名刑錢經費倚其食宿收清說不到
添薦一人謂之帮清是明知束脩歲不止供幕友之費每年
去道自行招用不作與故實在無難疏遠若上司所薦不免
被羈由是狀尤為害者上司之幕友家人為薦人於屬員請求
串通最易為奸甚至結黨准設藉以挾制者實可寒心
可否仰請
恭諭直省申明定例凡上司不得薦人與屬員如有違者定為條例上
司之幕友家人與州縣交通薦託除將幕友家人分別嚴

月 ... 新手刪

府州縣上司照自查人與屬員一例狀宴房炊所付政用照業

上司之人一例治罪

省官差以妨農務地驛站設馬匹以資公用但各州縣多公務

驛馬不敷替而民間雇用包攬病民此項差役濟為民病

前由旧設驛馬不足差役而出差官員又往往於勘合定額

正外添索濫用驛遞官不敢阻止不得不取用民間因而承應

胥役決利作奸車馬謄詐各頭查繁無定所取用十

之一二餘或折價賄免或於公差之馬留收不時雇集亭

車舟餘號被勒運官差農民失業商旅不行為累甚鉅

訪聞府鄉驛去京搜數十里耳目切近而往用官車已濟當

差遣

行旅之病，何從外省請

外省者，於該處地方派令道大員，清查驛馬，務令足數，但

用以送例勘合外，不許多用一夫一馬，違者咨參。聞有驛置

差務，額馬不敷，派吏胥照實數僱用，從中影射冒銷，以致累

加馬之弊，亦行禁止。

陸路便以該市屋地外省官價之弊，每行設主行頭，如衙門

需用各物，指取該行頭，行頭承欽于鋪戶，以益官差，凡行

頭承辦之物，各自來定價，各到官時僅因之吏胥人

等，俱以作好用一取十，至于日用碎細之物，不可一名行者，大抵

市以半值，又自門僕胥役剝削數層，方能到手，無兒偽鄉

窮黎收拾些少雞鴨等物，在擬入市以謀升斗，遇官差刘

往情搶，查定例，外省大小衙門，除日用零星食物外，需用布

疋紬緞一切貨物，俱不得予役擇地方採買，何況以官價累

民之甚耶

應請督撫，移飭所屬出示嚴禁，將前弊杜絕，亦不許在官役之

名，混在為害治體

一、總甲役以通擾暴也。查定例，司道府州縣不行訪拿衙蠹

申報在監猶庇例議處，督撫不行訪參在部議處，文武衙門、

衙蠹及佐貳數日，年底造冊題報，外間書行役日久視為具文、

營伍此輩怙惡不悛，絕少犯罪之人，胥吏責在防盜而窩

盜、竊、諸案、由印作案、凡鄉里棍徒擾害無不與衙蠹勾結。
及民間大小獄訟、地方官委任胥役、訊供、胥役承案、多方抑勒
使費、以致拖延時日、獄未定而累已甚、乃月內
上諭、飭該外督撫嚴飭屬員於地方詞訟中詳予條飭
須依限定結、印官自理詞訟、尤須迅速完結、臣查外省詞訟遲延
良由不能約束胥吏、而常關緊要案件、衙蠹之黨毫不
能、則獄訟之害不無從來、積蠹積惡不可不痛加懲創、請申定
處分、令凡胥役犯盜竊賭博、及窩藏擾害等罪、俱加等科
斷、本官失察、別經發覺者、參處、能自訪拿者免議、前任
衙蠹、本任失察經後任官查拿者、量議敘、仍責成督撫奏
後任官查出前任衙蠹者議敘、有能查拿衙蠹者

月 日

詳細訪查，年終彙題，以憑考核，庶衛憲欽遵，閭閻得安居

樂業矣。

中家今以攬食，借必精衣鷄歸，恍不得以食，寒不得以衣，空

舍家人，長道發財，衣服鮮華，紗羅綢緞，細毛，恨耀街市，陰竊

項補服飾，無以分別貴賤，至於僕隸紳士，恥為儉樸，浮靡相

高，日甚一日，物利因之而絀，奸犯因之而興。

皇上

慎儉德，為天下先，宜乎風示四方，而流俗之情，習為固然，共

由奢僭，究無定紀。查例載：奴僕、長隨准用紡絲、綢繭紬、

毛褐、獨葛、苧梭布、貉皮、羊皮，不准用紗緞、細毛。臣等以為

紡絲、紬絹，似近於華美，家人、婢僕，亦應止服繭紬、毛褐、葛

布按布政使半價、凡細緞綾羅細毛、俱不准服用、踰越者
違例論、至于文吏軍民人等、凡婚嫁喪葬及一切服飾器用、
宜悉遵照會典所載、不得稍有踰越、違者照例治罪、至勇
法制之立由近及遠、奢靡之風京師爲甚、請

諭在京王公大臣文員、凡車服器用、務當節儉、並須自約束家
人吏役、毋得踰制、庶直省有所觀法、人情返樸、物價可平、
生計可充、康濟可廣也、

以上數條、臣在籍時皆親見目睹民病者、

皇上蒞政以來、風氣蒸蒸之丕變、及今文教年、人情習於故常、尚須
去舊、規當三者善政、與民休息、似應中外宣示、令撫院該案、

於吏治民風、庶亦可勸于善也、

請免清查各直省陋規 道光八年

兩江總督臣孫玉庭跪

奏、為請停收閑、名稱宜正、謹直陳愚悃仰祈

聖鑒事、竊于本年十月內、先後接准部咨兩奉

上諭、飭令將應清查各廳州縣陋規一並一案

諭旨、直省大小各員、養廉定自雍正年間、將撫司道廉俸按序、並無

在廳州縣、按其定數、而差務捐攤、日益加增、各分行坐扣抵補入

毫無出不得不取給於陋規於是貪欲濫取之風日甚民生困

敝、職此之由、與其私以取之、何如明以予之、直省相沿陋規既

如舟車行戶火耗平餘雜稅及剩盈各規禮、凡名色甚多、該省

指著督撫藩司將該處陋規、逐一清查、應存應革、秉公詳議

奏、於久遠者可行、或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俾敷辦公而止、

定議通行飭諭、如再有以賠累為詞、于此外多取於民者、一經

發覺、即從重治罪不貸

諭

旨、地方官始收勤於科斂、民財日甚一日、而指以作廉知不

數辦公為詞、違紀以法、則辦公諸務、實有不免苦累、是以降旨

令各該督撫將該處陋規逐一清查、應存者存、應革者革、將

於久遠可行、此朕愛民之心、不能不兼以恤吏、然立法伊始、尤當計及善全、稍一不慎、後必流弊叢生、該督撫等宜存心熟核、就各省物情形、通盤籌畫、凡設局之區、必當酌盈劑虛、量上其價、于目係不甚怫乎輿情、並該地方官足敷其用、止于平日濫收濫取之弊、予以減省所得、方為允協、若視為具文、內應各項陋規、於此項外復設法巧取、又或以本省難取陋規、因之將民膏脂、並無限制、是該督撫不加查察、則與朕本旨大相逕庭、朕於此等之主、必當執法懲治、外該督撫受國重寄、當為百姓計及久安、使貪官吏共知廉隅、小民亦免朘削、方為不負委任、慎勿苟且塞責、或畏難推委、一所捷耳途徑於民生吏

吏治漠不動念、久仰体朕意、力矢公忠、詳查妥議具奏、等

因欽此欽遵。

聖訓仁恩周洽、剴切詳明、務須恤吏愛民、交令通飭整理

猶有未善、必滌除盡、用是

誥誡再三、仰

威德之兼敷、寔仁至而義盡、臣跪誦之下、欽感誠服、莫可言喻。

惟臣叨蒙

恩遇、奉任封圻垂二十年、天下情形、亦未周知、而事理則一、當以

此可詳稽典章、通前徹後、深重熟思、未可輕言、所宜為敬惟我

皇上一一陳之、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然舉一省之中、財括而因、皆治之人、

則舉直錯枉、大法小廉、斷無實缺虐政病民、倘不得已
則另為迎送賠補、並立法限制、仍同虛設、弊且滋甚哉

朝自開國以來、
列聖相承、取民皆有常制、至於陋規則予例禁、語云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貪者恣人之取、猶不能不取、若准人以取、則誠如
聖諭以為章
旨准取陋規、並無厭之勢、必竭民脂膏而後止、迨世變治罷、由一吏
民之大害、更累更矣、方今吏祿刻薄、因祿入無多、取給於民陋規
者、固天下之通病、且不獨吏之害今為然、自昔以來、亦不能不藉
地方田戶之出息、以充公費之必需、然未聞准其明取於民者多

令甲旣判，以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嘉慶四年，尹壯圖奏

召入都，並請查地方陋規，明示科條，當時欽奉

上諭：尹壯圖奏查陋規一事，此項習積習相沿，猶可次第整頓，若竟

示科條之理甚因，何况

睿慮深遠，永為世法。今蒙

皇上因愛民而寬及地方官苛斂，又因地方官辦公不敷，致使清查款

目，明定限制。

聖主曲體下情，洞燭無微不至，而臣愚以為不可行者，況該畏難推諉，

任其擅取貪婪，必藉以自古無此制禁之經，不可使我

堯舜之君

君於西寧常稅外別開取利之門由來漸設耳支應各物之陋規並每年三節兩生並當陋規發西寧州縣之陋規則每年所入陋規甚鉅陋之又多數甚出因將伊因己不能定出常數且道府

陋規現事

諭旨清理陋規與必須整革更不便作為定制似應為一應陋規清查核目所於各州縣物其數辦公而止竟以此作為準則

旨通行則各陋與小等類緩而並當各州減款豈能必從取盈當其官吏才優者奉為不甚貪賤者不逾限制各循分一經定數並清廉忠良之吏當不過附減損而大者則必將指數取盈以數年減款之不敷加取於其數環業

之商民。上司明知其朘削而不能禁，則壁定數取之，反為害
也。即如雍正年間，設法養廉，將耗羨歸公，而以後則耗外加耗，
此其明證。若禮不行盤定，則上司得以恐嚇屬員，小民得以挾制
官長。此固情之所有，而究其實亦未必然。蓋上司之恐嚇屬
員，必係貪墨之人，即非明取陋規，而恐嚇多屬術仍
詐不免。若不甚貪黷之上司，而徒設法制其恐嚇挾制等
請謁之道，至於小民俱各天良，如果官廉明剛斷明決，
詞訟不敢刁瀆。其小民妄控累囑在之害，在在鑽營，蓋由
相沿舊例，因以築公戲，各處人挾其短長，即有一二刁往進
其私怨，及為伊民訴其不平，上司即予密與論，以擁激愚是

以廉能之官聲，並不因所受陋規而稍減，不特此項陋規不可明取。

則受同官挾制訐控，而上司之所顧忌，其係與統小民一所

明取，則不肯視為應得，又恐辭去與同繼之者，皆需為例取。

而仍歷次罷交涉案滋大，且視手下人而衡遠斷置彼身害。

各不能一律，又立行百差，貴賤無定，是外該地方官用度之

款難詳查定數目之數，計久遠，若使收入數於此出寡支以此

之事修補，擬之甚是，則全省物料價歷不齊，缺分優劣不等。

而物力豈敷，又兼互異，勢難以懸定，是近來生齒日繁，物價

未能如額，因之人情不古，以臣所聞，印而未優缺，多生息[illegible]

減，若不能于常額之外，又有所增，惟江蘇大[illegible]州知因[illegible]費日

憚、不免稍有遷就、現經臣等會擬條款、庶立法制、自可杜其
流弊、此外查驗稅貨、實為要于、設卡方收數、不得自行實指
而皆指藩司耳目不能遍及、即使委員往查、又與拔回相符
名雖任其真確、因而支搬致查、更宜益以因緣為奸、即云
諸漕之清厘不同之百姓、而百姓強弱不同、清納名目多寡
書之規禮不同之商賈、（而商賈乃）亦檢驗點、虛以實報、累貲多短、
匪可枚舉、本部今與之雖按法追詢、徒使缺分稍優之地
方為因而把持之設、照為取予、皆惶戰而不能盡心公務
或又稍資詳議之事執事、快倚務為官吏判用而查及
舟車行戶、而游移償尤為不雅、是清查陋規、杜未之弊

蓋素觀、如目前之情形、揆之輿情不協
國体之關於地方吏治均為評定之深衷
皇上刻退、若心刻實而曲識默不言、揆之深惱、實切難安、現與王
首務臣往來過札商、皆皆以為相安已久、恐滋另議、反致紛
更、惟之煩擾
仁宗睿皇帝明諭不必明示科甚仍令督撫兩司、嚴行稽察、毋許於
格外之常數之外、苛取屬民、稍為需出、是否實在缺苦所
額、明定任三年、資於於數許督撫酌量才具、盡職升調、
不拘常格、俾資調濟、則苦樂實均、吏治自可起色矣
臣言復亘冒瀆

宸聰，不勝悚惕之至。
聖主鑒其無他，伏乞
恩諭停止查辦，則天下臣民幸甚。再近聞邸抄文字
明諭飭禁，如有排擠陳奏，並仰
聖德如天，身為疆吏，尤當以息事寧人，以矢天良，砥礪廉隅，共
臻上理，以報大猷。
高厚鴻慈於萬一。臣謹會同江蘇撫臣陳　安徽撫臣吳
江西撫臣瑋　恭摺會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